

朱子新學案

錢穆

第三冊

朱子新學案

111
1342
682

朱子從遊延平始末

語類有云：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復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一〇四

年譜，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朱子年二十四歲，將赴同安，始往見李延平。是年秋七月至同安。至二十七年丁丑罷歸。上引語類，謂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夏圻述朱質疑云：此非

朱子記憶不清，實以此兩年間，乃學問轉關大節目也。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云：

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僂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

朱子初見李延平而至同安，爲其早年學術一轉變，其時趨嚮途轍猶未定，蓋自同安罷歸再見延平，而後規模始立。

文集卷三十七與范直閣書，謂：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與卑意不約而合。

又曰：

原 书 缺 页

白田年譜定紹興庚辰朱子三十一歲時爲始受學於延平之年，觀其稱先生，又稱朝夕受教，可證。夏忻述朱質疑辨之云：朱子祭延平文：某也小生，卅角趨拜，謂十四歲以前，韋齋尙在時也。又云從遊十年，誘掖諄至，謂自癸酉至壬午凡十年也。輓延平詩亦云：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又延平行狀云：諸孤以某承事之久。又云：某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若如師夏跋，則師事僅五年，如白田所考，則師事僅三年，可謂之久乎？今按：師夏朱子孫壻，此跋作於嘉定甲戌，去朱子卒十四年，所言應有來歷。白田年譜文證明白，亦無可疑。與朱子言從遊十年，事不相背，言各有當，夏氏辨拘執。

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狀云：

熹先君子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不幸天喪斯文，諸孤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其事以請銘於作者。

自紹興癸酉始見，戊寅再往，庚辰師事，壬午重謁，至於隆興癸未而延平作古，先後實閱

十一年。在朱子自言，固不必有始見再見師事從學之別。而後人細加區分，亦以見朱子之師事延平，其事鄭重，其意義深長不苟，更值後人之追溯，可益增低徊景慕之情於不自己矣。

朱子文集前十卷爲詩集，其第一卷題謝少卿藥園二首題下小注，自此詩至卷終，先生手編，謂之牧齋淨稿。此稿起辛未，迄乙亥，自朱子二十二歲迄二十六歲，前後共五年。朱子二十二歲時授同安縣主簿，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延平。是年秋乃至同安。此一卷詩之所詠，正值朱子初見延平之前後。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適有云：

熹天資魯鈍，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

夏忻云：書中有曰者誤蒙收召，造朝之際，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是癸未入對垂拱殿後書也。白田以爲甲申，非。是年十月延平卒，此書當在其前。

又同卷答薛士龍亦云：

熹自少愚鈍，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

夏所曰：此書陳清瀾列之庚寅，王白田列之壬辰，書中云孤露餘生，則是己丑丁母憂以後。薛季宣卒於辛卯，壬辰不得有書。二十餘年二字衍文。先生君子生字衍文。此書與答江書正相表裏，所謂出入釋老，馳心空妙之域者，在此牧齋淨稿之第一卷詩中，正可獲得其消息。此下略加摘錄，並錄第二卷詩，下迄紹興壬午，各附以簡單之詮釋，庶以備見朱子此十年間四謁延平進學之梗概，與其所謂盡棄所學而師事之經過。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陰霧除已盡，山深夜還冷，獨臥一齋空，不眠思耿耿。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屏。

清晨叩高殿，緩步遶虛廊。齋心啓真祕，焚香散十方。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峯蒼。躊躇野水際，須將塵慮忘。

此兩詩在壬申，朱子年二十三。詩中所詠道心真境真祕仙境云云皆道家言。又曰塵緣誓當屏，須將塵慮忘，皆是脫塵逃世之想。通觀此下所詠，知朱子當時自抱此種意境，非偶宿道觀而漫賦云云也。

久雨齋居誦經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此亦壬申作。道釋同參，莫非方外之意。

雨中

齋居無還往，鎖日空掩門。欲將冲靜趣，與子俱忘言。

杜門

杜門守貞操，養素安冲漠。寂寂闕林園，心空境無作。

晨登雲際閣

暫釋川塗念，憇此煙雲巢。聊欲托僧宇，歲晏結蓬茅。

曰冲靜養素，曰心空境無作，托僧宇，結蓬茅，皆道俗兩分，以避世逃俗爲高。

宿簷簾鋪

盤礴解煩鬱，超搖生道心。

是日見壁上題詩，有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三年不就之語，朱子謂適與予意會。此後遂注意讀參同契。越四十餘年，終爲之作注。詳見文集卷八十四題袁機仲所校參同

契後。此詩所謂超搖生道心，乃朱子當時之真實心情。

倒水坑作

窮幽鮮外慕，殖志在丘園。

此內外之辨，卽道俗之辨也。志在丘園，是欲効荷蓑漢陰輩之藏身避世。

夏日二首

抱疴守窮廬，釋志趣幽禪。卽此窮日夕，寧爲外務牽。

望山懷釋侶，盥手閱仙經。誰懷出塵意，來此俱無營。

此皆有意二氏，抱出塵避俗之想。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栖，高齋絕羣想。此時隣磬發，聲合前山響。

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玉書道機，皆道家言。

讀道書作六首

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迹拘。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
東華綠髮翁，授我不死方。願言勤脩學，接景三玄鄉。
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老。空瞻王子喬，吹笙碧天杪。

此六詩，皆言讀道書，脩長生。

秋雨

歸當息華念，超遙悟無生。

長生道家言，無生則佛家言。

月夜述懷

抗志絕塵氛，何不棲空山。

脩長生，悟無生，皆以山棲爲歸。

卽事偶賦

且詠招隱作，無爲名迹侵。

招隱無爲名迹所侵，此朱子當年之意。

作室爲焚修之所擬步虛辭

朱子從遊延平始末

讀此詩題，不煩復舉其辭矣。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

欲將身世遺，況論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忘言子，高唱絕塵氛。遺身世，絕塵氛，此蓋諸詩所詠之共同意嚮。

右壬寅詩凡三十三題，摘錄其十五題。其詩如此，其心之所嚮往可知。此下錄癸酉詩。

誦經

坐厭塵累積，脫躡味幽玄。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題畫

青鸞凌風翔，飛仙竊窈窕。高挹謝塵境，妙顏粲瓊蕊。眞凡路一分，箕運千年期。

過武夷作

眷言羽衣子，俛仰日婆娑。不學飛仙術，纍纍丘冢多。

以上諸詩，皆朱子赴同安任前作。其生活與志趣皆可想。

語類有云：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一〇四

又云：

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逗自家話，渠於妙喜升座，却云彥冲修行，却不會禪。實學會禪，却不修行。二六

又曰：

屏山以韓愈原道爲孤聖道，絕後學，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如十論之作，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九六

又文集卷八十四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有云：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

此見朱子在未見延平前，其家庭師友間之素所漸染者如此。語類又說：

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

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道無是處。一〇四

此等皆朱子事後追述。驟看若平淡，無許多困難曲折，一蹙即轉。今幸詩集尙存，朱子當時之生活及其心理，可資尋索。將此諸詩按年月先後排比讀之，庶於朱子此番追述，可獲更真切深入之瞭解也。

同安官舍夜作二首

窗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條然，形神罷拘役。暫惕豈非閑，不論心與迹。此詩朱子初到同安，以簿書吏事爲拘役形神也。年譜：同安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文集卷七十七有高士軒記，其文曰：

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因更以爲高士軒。客或難予曰：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筆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

此文仍以出塵絕俗者爲高，不得已，乃謂簿書朱墨亦不足以害其高而已。心迹兩分，實非

儒家無入而不自得之旨。

寄山中舊知七首

超世慕肥遯，鍊形學飛僊。未諧物外期，已絕區中緣。

晨與香火罷，入室披仙經。玄默豈非尙，素餐空自驚。起與塵事俱，是非忽我營。此道難坐進，要須悟無生。

物外之期未諧，而區中之緣已絕，雖尙玄默，驚爲素餐，乃不得不與塵事相俱。欲進斯道，誠爲不易。以此較之高士軒記駕空乘虛之談，可謂能道出箇中苦况。

述懷

夙尙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閒，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籥咎。撫已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此述違夙尙而出仕之不得已，仍感吏事與道相違，故有終當高揖辭世之嘆。

釋奠齋居

理事未踰月，簿書終日親。簡編不及顧，几閣積埃塵。令辰屬齋居，煩跼一舒伸。

瞻眺庭宇肅，仰首但秋旻。茂樹禽囀幽，忽如西澗濱。聊參物外趣，豈與俗子羣。此猶前詠所謂暫憇豈非閑，真如禽鹿之思長林而志豐草，重物外之趣，而鄙與俗子爲羣。此乃釋奠之日，而所詠如此，此其懷抱可想。

試院雜詩五首

長廊一遊步，愛此方塘淨。急雨散遙空，圓文滿幽鏡。階空綠苔長，院僻寒飈勁。長欲不逢人，超搖得真性。

藝苑門禁肅，長廊似僧居。偶來一散步，暫與塵網疎。文字謝時輩，銓衡賴羣儒。伊予獨何者，偃仄心煩紆。

文集卷七十四有同安縣論學者又論諸生兩文，白田年譜繫之癸酉朱子初到同安時，疑此兩文應在後一年甲戌。論諸生文中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可證。此五詩，與論學者論諸生之文絕不相類，不得同在一年。

文集卷七十七有一經堂記，謂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名翰字國材與之游。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此亦朱子注意學校事在甲戌之證。舉柯翰狀亦當在甲戌。

曉步

初日麗高閣，廣步愛脩廊。垂門掩秋氣，高柳蔭方塘。故園屬佳辰，登覽遍陵岡。別來時已久，懷思寧暫忘。宦遊何所娛，要使心懷傷。

此試院中長廊方塘之間，朱子時往散步，而其心懷抑鬱，時思故園，常欲脫塵累，賦歸歟，亦卽詩可見。此下八月十七夜月詩云：寒塘空自綠，不似小園東。憶齋中詩二首之一云：誰料今爲客，寥落一窗間。又一云：何因不歸去，坐使百憂侵。督役城樓詩云：仕身諒無補，課督慚飢羸。還憶故園日，策杖田中歸。晚望詩云：不堪從吏役，憔悴欲歸休。皆於吏事心不安貼，欲擺脫歸去還從初好之辭。

又有步虛詞二首茲不錄

將理西齋

欲理西齋居，厭茲塵境擾。發地得幽芳，斷石依寒篠。閑暇一題詩，懷冲獨觀眇。偶此愜高情，公門何日了。

公門之與高情，終自相妨，此皆朱子癸酉一年初見李延平來同安後心情不寧帖之大概。

下錄甲戌詩。